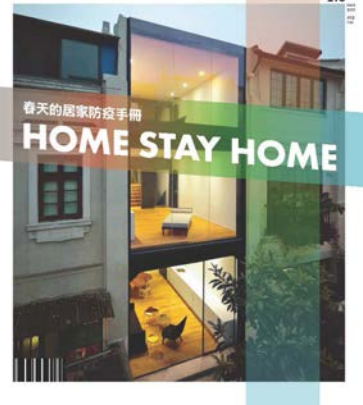


“NERI & HU 设计心连心的社群意义”
PPAPER; MAR 2021, P124 - P143

PPAPER

213





設計心連心的 社群意義

TEXT BY CLYDE & INTERVIEW BY PAO

品味來自生活歷練，也來自不同文化對話後相互滲透、融合產生的一種謙卑的雅致。這是 NERI&HU 給我們的感覺，這種不著痕跡的跨領域素養，體現在他們的建築裡，設計裡，也舒服地流瀉在他們每一次讓人驚喜也心頭好的嘗試之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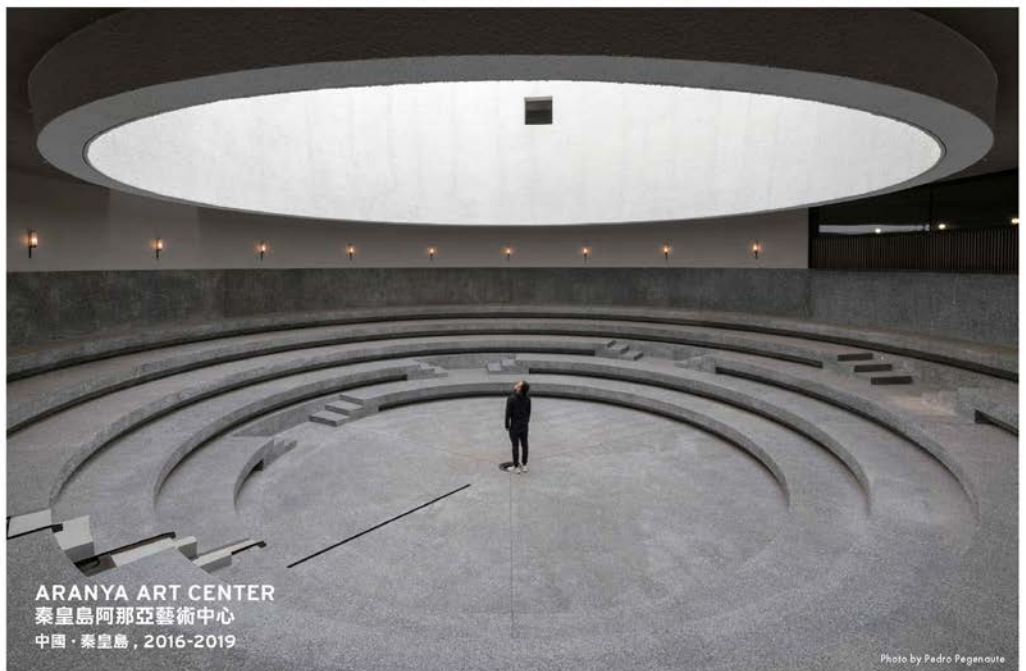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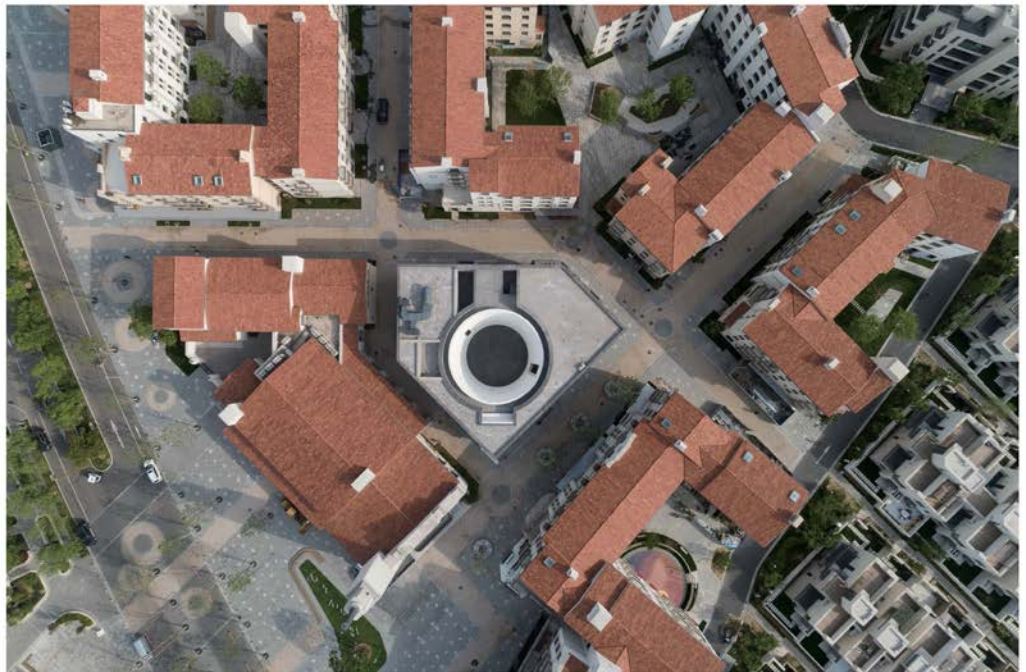
Lyndon Neri 與 Rossana Hu 這對擁有跨東西文化背景的建築與設計夢幻組合，2004 年在上海創立 NERI&HU 如恩設計，他們並非用誇張或過目難忘的標誌性設計一夕走紅，而是以深厚的建築理論基礎上加上多元的文化思考，一次又一次地仔細閱讀案當地的歷史與文化，摸索著揉和東西文化與新舊元素的現代建築。對他們來說，文化的創造不是一朝一日，更不是一個人或一間建築設計工作室就能成就的事情，而設計也不是為了自己，而是為了回饋社會、創造社群——設計一定要有意義跟目的，是他們絕不妥協的初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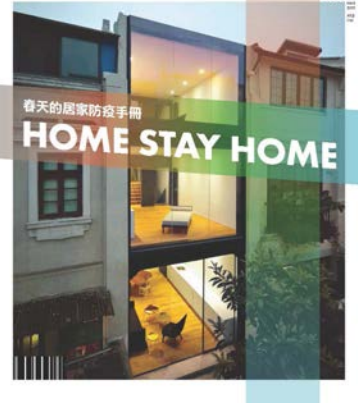
NERI&HU 的作品橫跨建築、室內設計、家飾設計、工業設計，並且在上海開設 Design Republic 家飾設計選物概念店，作為這個世代最受注目的設計師組合之一，再多的獎項榮譽加身、媒體給予的標籤，都比不上親自走上一遭細細品味他們建築中的濃厚人味、不被尺寸與風格所侷限的格局，以及那種新舊元素無縫融合得恰到好處的摩登時髦感覺。在吉隆坡高 42 層樓的 Alila Bangsar 酒店頂樓層，NERI&HU 設置了一座隱身於建築方格外牆之中，模糊室內室外界線的游泳池，替這棟以都市綠洲為靈感的建築增添一抹靈性的醍醐味；在北京郊區，NERI&HU 將一處舊行政大樓改建為兼具會所與銷售功能的文化地標君山美學生活館，紅褐色鋁質百葉窗外牆映照著群山河流，以及室內室外空間的虛實交錯；在秦皇島黃金海岸社區中，NERI&HU 以堅若磐石的意象打造 Aranya 文化中心，運用幾何切割水泥磚外牆與安插

的隱蔽之窗演出一場感官饗宴；位於蘇州東部陽澄湖湖的白色建築蘇州禮堂，NERI&HU 招牌的金屬面外牆設計則得到漂浮感的柔軟詮釋，如同沐浴在陽光下的白色面紗，透露出聖潔的光暈；在首爾江南區，NERI&HU 將一座 5 層高大樓改建為 Sulwhasoo 雪花秀全球首家旗艦店，以亞洲文化中帶領人們穿越黑暗的燈籠為靈感，運用黃銅立體網格結構引導一場趨向無限的旅程；在上海，NERI&HU 將一座建於 30' 年代的電影院改建為新上海大劇院，以石牆和虛實對比的空間與光線安排見證著上海的變與不變；而在台北 Kimpton 金普頓大安酒店裡，靈感取自老奶奶珍珠項鍊的天花板吊燈，則溫柔地追憶著老台北美好年華的清麗氛圍。

2020 年下半年，NERI&HU 位於上海靜安寺區的建築設計辦公室大樓 No.31 落成，4 層樓的建築裡凝聚了他們多年來傾心的事物，以及對於舊建物與歷史文化的珍視，並且規劃出讓品牌與設計同好進駐的空間，體現早已內化在他們心中的社群概念信仰。對 NERI&HU 來說，No.31 不僅僅是集設計理念之大成的新家，更是一處能夠不斷進行探索的樂園，在這裡關於設計的一切都是進行式，任何想法都可能是未來式，實驗的故事將永遠未完待續著，「我們不僅僅是向歷史取經，更是嘗試了解未來」，Lyndon Neri 如此說道，超越文化的藩籬，忘卻東與西的標籤，他們正在實踐為人生，貼近人心的無名設計。

新年之際，《PPAPER》有幸邀請到 Lyndon Neri 在百忙之間抽空坐下來與我們對談，對操著福建口音台語的 Lyndon 來說，台北不是他的家，不過台北的親切讓他感覺像家，他與我們分享了 NERI&HU 閱讀歷史與文化的創作形式、跨領域創作的思考模式，以及在設計中看見意義與目的堅持。





126
127



NEW SHANGHAI THEATER
上海大戲院
中國·上海, 2012-2016

Photo by Pedro Paganola

“NERI & HU 设计心连心的社群意义”
PPAPER; MAR 2021, P124 - P143



JUNSHAN CULTURAL CENTER
君山生活美學館
中國·北京, 2017-201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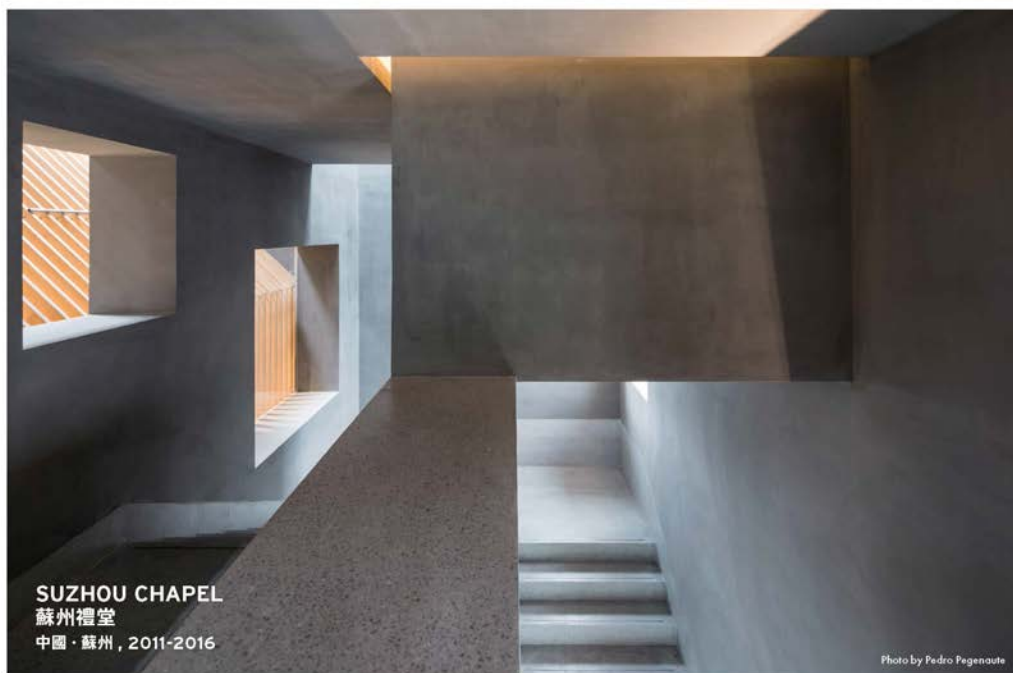


TSINGPU YANGZHOU RETREAT
青普揚州瘦西湖文化行館
中國·揚州, 2015-2017

Photo by Pedro Pegenaut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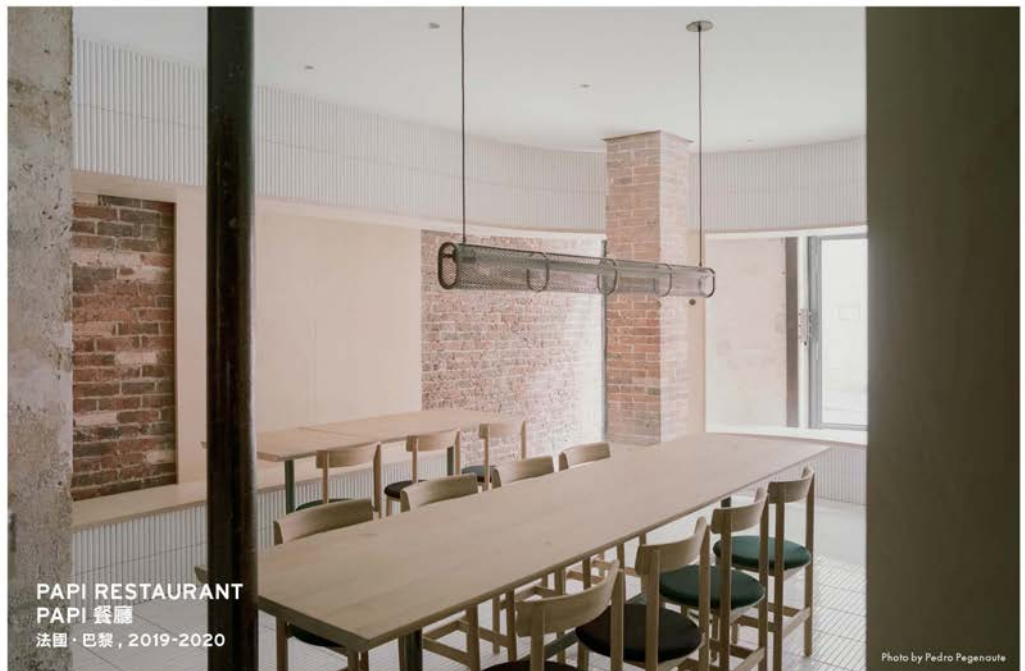


130
13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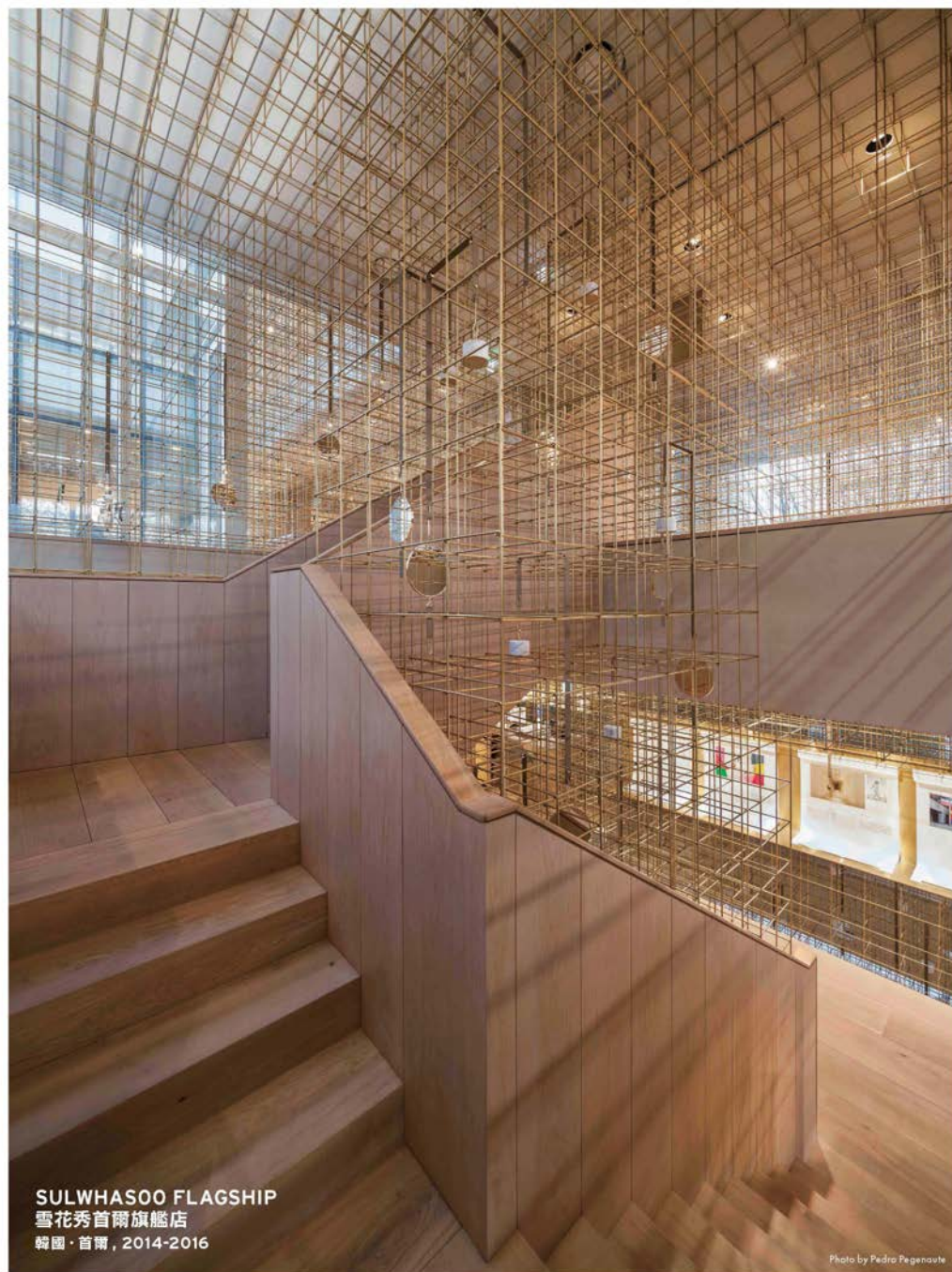
SUZHOU CHAPEL
蘇州禮堂
中國·蘇州，2011-2016

Photo by Pedro Pegenaute



PAPI RESTAURANT
PAPI 餐廳
法國·巴黎, 2019-2020

Photo by Pedro Pegenaute



SULWHASOO FLAGSHIP
雪花秀首尔旗舰店
韩国·首尔, 2014-2016





SINGAPORE RESIDENCE
新加坡私宅
新加坡, 2017-



ZHISHAN RESIDENTIAL
芝山住宅
台湾·台北, 201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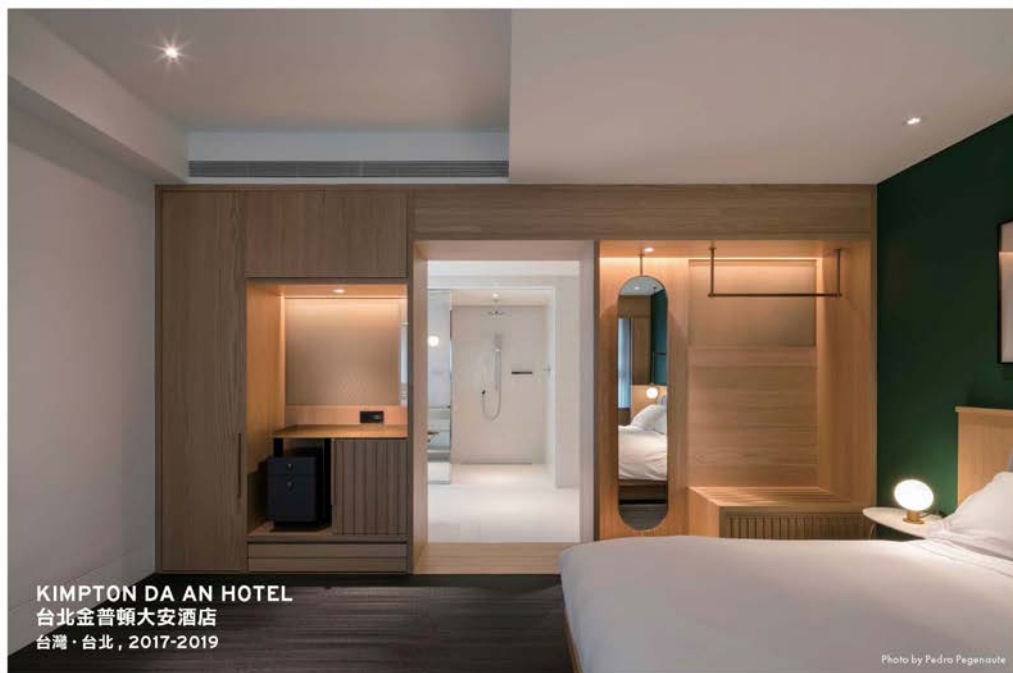


136
137

XINBEI RESIDENTIAL
新北市私宅
台湾·新北, 2020-



CREATIVE OFFICE
IN COLOGNE
科隆办公室
德国·科隆, 2015-



KIMPTON DA AN HOTEL
台北金普頓大安酒店
台灣·台北, 2017-2019

Photo by Pedro Pegenaute



PPAPER X LYNDON NERI 郭錫恩 NERI&HU 如恩設計共同創辦人



138
139

PAO: 首先，你在台北做了一些案子，我們來談談大安區的 Kimpton Hotel 金普頓酒店，跟天母的住宅案 Moon Residents 鑄月，是否可以跟我們分享一下它們特別之處為何？你是否汲取任何來自台北的靈感？

LYNDON: 我認為它們是很相似的兩個案子，對我們來說，將台北的本質與台北的日常生活呈現在體驗之中，是很重要的。Kimpton Hotel 重要的部分是當人們來到此處，他們必須將自己從觀光客 (tourist) 轉變為旅人 (traveler)，這是我們的目標。

PAO: 觀光客跟旅人的差異是什麼？

LYNDON: 觀光客會帶著一張清單，標註他們在這座城市裡想要去的地方，比如說他們如果在台北，或許就會想要看 101 等建築，或是他們有一個夜市的清單等等的。觀光客會親身踏入人行道中，感受當地人民的生活特質，了解一座城市的本質。所以我們在設計旅館的時候，便確保大家能體驗到台灣與台北的獨特性。比如說，如果你去浴室看，會發現浴缸是由水磨石製成的，而不是買現成的，另外，我們也用磁磚來製作浴缸。我記得 Rossana 當時說，這個如果是在倫敦的話，飯店集團不會答應的，他們會要求你用一般浴缸。但我堅持這麼做，最後完成的時候，Rossana 進房看到，不可思議地說「哇你真的搞定了！這讓我想起小時候」，我說「是的，這是我給你的小小禮物」。另外，你在台灣也可以看到很多遮罩，在巷弄裡有很多層的遮罩，不管是金屬的、鑄鐵的，或是木材的，我認為它不僅具有保護人們的作用，同時也能延伸他們的生活範圍。我們把這樣的特色也運用在飯店房間之中，包含水磨石與磁磚這些元素與質地。而旅人與觀光客的差異是他們是有好奇心的，會去想為什麼我們會使用磁磚這些材質，為什麼台北

的建築到處都是磁磚？使用磁磚的原因像是比較容易清理、跟石材比起來價格比較平易近人等等的，台北有一個時期發展得非常迅速……當然我們也可以看到來自日本的影響，以及 1940 跟 1950 年代磁磚大量生產技術的盛行，這樣新的現代化詮釋發生在戰後的日本，以及隨後在台灣，造就新型態的建築方式。我們把這樣的台灣特色運用在飯店設計的細節，用現代風格重新詮釋，希望旅人們可以感受到這些來自質地的時代精神。

而鑄月的情況又不太一樣，它設計的靈感來自台灣隨處可見的窗花，雖然對你們來說可能已經司空見慣，但我每次來到台灣都非常驚豔，尤其它有各種質地很豐富，我每次來取材的時候都會一直拍照，然後就想，如果我們運用這樣的元素，用更高檔的質感呈現呢？所以你會看到在鑄月陽台看到銅製的窗花散佈在整座建築上，這是我重新探索台灣人行道特色，運用在住宅案的結果。我們的想法是即便負擔得起高價住宅，也不能夠忘記這座城市原本的樣子。

PAO: 從這兩個案子聽起來，城市本身的文化會影響你們的設計？

LYNDON: 這是一直在嘗試的，我們相信這是身為建築師的責任。有些建築師的做法很不同，他們就是去建造一個很厲害的標誌性建築，我們稱這樣的建築是沒有真正去聆聽周遭環境的客觀化 (objectivation)。Eileen Gray (20 世紀法國建築師與設計師) 曾經對設計發表一段很有趣的看法，她說設計不該只是為了物件本身，而是應該要去考量跟你居住在同一個空間的人，他們有需求，也有個性。這就是為什麼她的知名家具 E1027 邊桌是可以調整的，它基本上來說是設計給她妹妹的，這樣她就可以在早上吃早餐而不會掉食物屑。這些是我們所學習到

的事情，同時我們也嘗試突破，我們不僅僅是向歷史取經，更是嘗試了解未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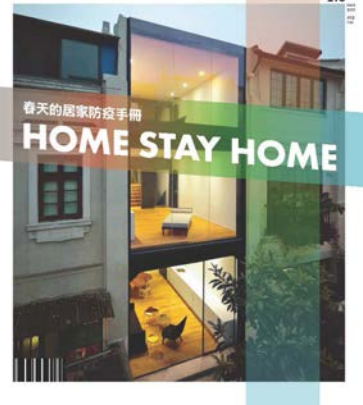
PAO: 對你來說台北是什麼？你已經來過好幾次了，但我還沒問過你這個問題。

LYNDON: 這是一件很有趣的事。我的祖父母來自泉州，距離廈門北邊大約 1 個半小時，而金門離廈門也很近，然後它們離台北也都最近。我每次來台灣搭上計程車就必須講台語，因為很多司機不懂英文，但這讓我感覺像在家鄉，或許是因為我的福建口音，聽起來跟他們上一個世代的人很像。就許多方面來說，台北是第一個讓我感覺像在家鄉的城市。我是在菲律賓出生的，在菲律賓我永遠就是個中國人，即使我是移民第二代，也不會被認為是菲律賓人的一份子。然後我去了美國，拜託，你就個是亞洲人。我相信你也懂。然後我去了中國，他們又說我可能是台灣人、香港人、ABC，或是新加坡人，看我在什麼地方。所以台北對我來說如此特別，只是因為我說方言的方式跟他們差不多，在一個有這麼多人的國家，他們居然就認為我是一份子——他們甚至不會去質疑我、剖析我。這很有趣，即使語言對我來說很好懂，說實在台灣有很多事情對我來說都很陌生、新鮮，不過這整件事很有趣，到最後我理解到自己沒有一個真正的國家，我只知道我是中國人，我流著中國人的血。我認為媒體喜歡貼我們標籤，說是新中國人啊，說是從美國回來、有新觀點的人啊，不過，我們終究都是不同的個體而已。我們以各自的方式獨特著，我們被特定的國家與文化影響，我相信對所有具有好奇心的人來說，一定都被各種不同的文化所影響。即便無法常常旅行，只要你是一個對文化有興趣的人，就算是看書也會受到影響，這無法避免，除非你對文化沒有興趣，那就是另外一件事……



BUILDING NUMBER 31
NO.31, 如恩設計上海辦公室
中國·上海, 2018-2020

Photo by Fangfang Tian



PAO：我們來聊聊你的新建案 No.31，請跟我們分享一下，你在設計這座建築的時候，是否想要探索或達成什麼？畢竟這是你的工作空間。

LYNDON：我想不只是關於建築，我們最開始的動機是想要整合整個街區，大概有七棟建築，我們的共識是讓它成為創意人聚集的地方，所以我們整理出一些辦公空間讓朋友來使用、租用。一樓是規劃給不同的品牌進駐，比如說家飾跟咖啡品牌，前面的部分我們計劃做一間小旅館，後面則是藝廊以及一間建築和產品設計的博物館。作為一間建築事務所以及產品設計工作室，我們已經完成了我們的部份，而我們有責任來回饋這座城市，因此我們就想，何不來創造一個社群？不僅是我們的辦公室，不僅是一個2,400平方米的空間，而是去試想一個11,000平方米的空間，像一間學院，一間學校，然後規劃一間建築和產品設計的博物館。一切都進行得還不錯，結果我們完成了我們的辦公室建築後，地主非常喜歡，就說他們要自己接手來做，不需要我們了。這真的很可惜，不過他們的做法就是這樣，即使在我到中國這麼多年後，還是需要習慣（笑）。總之，我跟 Rossana 一開始的想法其實是這樣。

PAO：你的角色不限於建築師或是設計師，你喜歡跨足到其他領域，之前你帶我去的 TOGETHER Restaurant，而那邊整個恩圖路 546 號翻新案就是你負責的，是否可以跟我們分享這個案子你做了些什麼？然後為什麼你決定要投資在餐飲業？順道一提，食物很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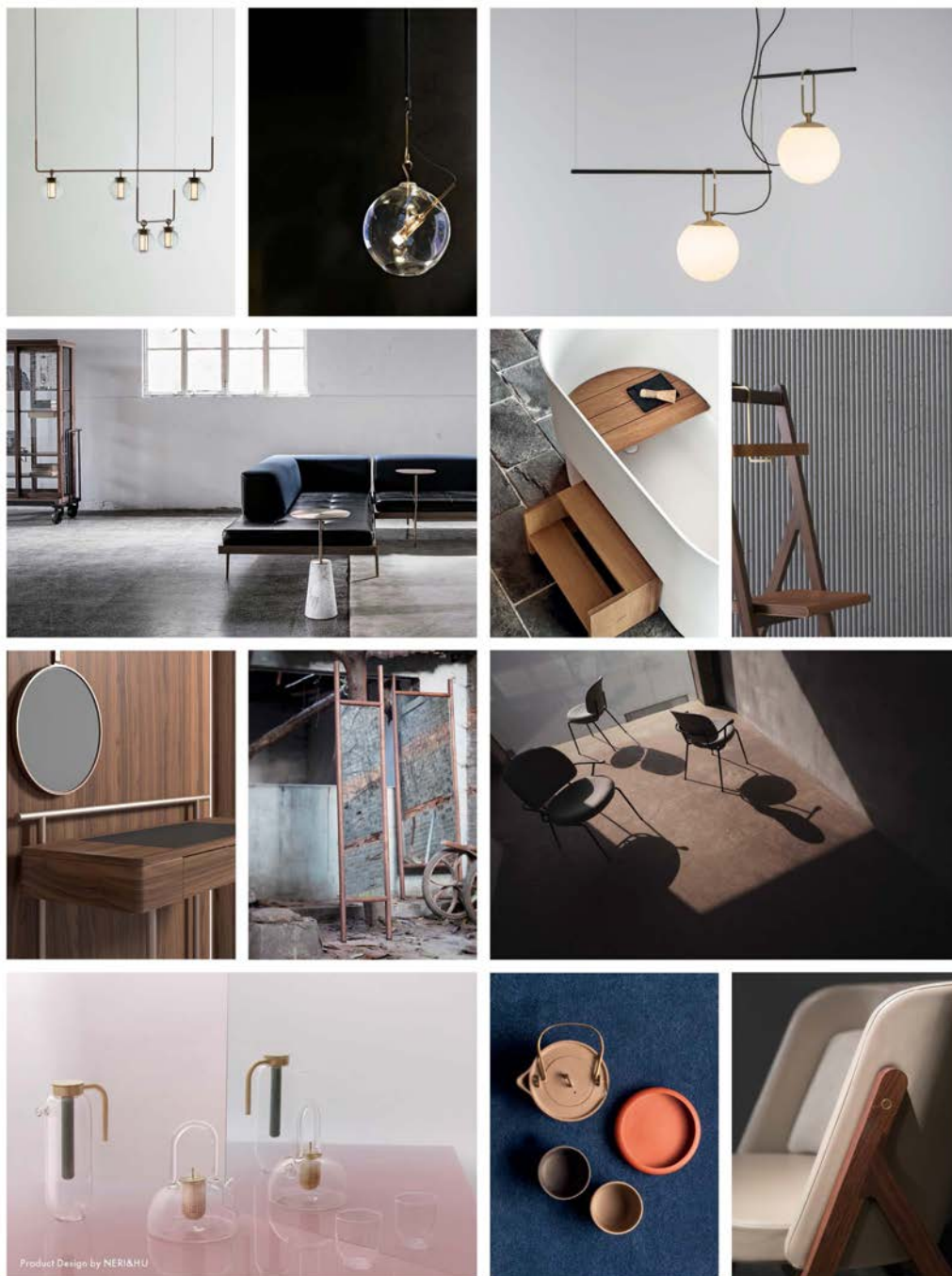
LYNDON：這個開發案在客戶跟我們接觸後就定調是一個簡單、精巧的案子，而我們對都市更新（urban renew）一直都有興

趣，接手舊建築，賦予它新的目的，來確保建築的壽命能夠大大地延長——我們不會接手一個街區然後把它整個拆掉。客戶跟我們接洽後表示預算不多，所以你會發現我們處理的方式就是很簡單，用磚塊跟油漆，把整個建築漆上白色，拿掉冷氣，簡化整個案子，運用平面設計的方式去處理。不過因為客戶自己的預算跟給我們的費用都不高，後來他們就說不然用低價租一小部分給我們。我本來還有規劃一間小藝廊，但隨著預算越來越少，案子也變得越來越小，我們開始有點無所適從，就想說，那來弄間小餐廳如何？。我們認識很多廚師，我們自己很喜歡美食，而餐廳跟我們把設計實踐在生活中的信念非常符合，於是我們就找一些人合作，創造一間有趣的餐廳，想法是提供簡單的食物，非常簡單的食物，把享受食物的原味放在餐廳的裝飾之前。

PAO：你認為你能夠一直轉換角色的原因是什麼？很抱歉我現在要給你這些標籤，從建築師、產品設計師，到開餐廳、策劃博物館、藝文機構，然後還是藏家……為什麼這樣多樣化的角色對你來說，似乎很簡單而自然？

LYNDON：我想不是自然，而是我的背景使然。我從來就無法被定義的部分原因，可能是因為我從來就不在家。我出生在菲律賓的中國人家庭裡，在家我不能說菲律賓話，只能說福話，不然我父母會生氣。我到了美國才開始學英文，到了美國我試著進最好的學校，然後試著接最好的案子，因為在美國，你永遠被當次等公民看待，你是不是哈佛的根本不重要，因為你就是一個亞洲人。在這樣的過程中我學到如何有彈性，理解到我必須盡力去實踐我的想法，我對許多想法

都很有興趣。我從很年輕的時候抱持這樣的想法，因為在我父親眼中，所謂的成功就是賺到錢，而我從來都不相信這樣老舊的中國思想。我想我一直都想證明給他看，所謂的成功，還有很多其他的意義。另外，我也很討厭別人定義我，我認為對個人的定義，就是毀滅那個人的開始。在我自己的辦公室我也不這麼定義人，我提供大家各種機會——建築師不代表不能做產品設計，而如果你是平面設計師，我也會跟你討論其他領域的問題，或是一些關於觀念的想法。當我們到中國的時候，沒什麼人做平面設計，沒什麼人做室內設計，沒什麼人做建築，沒什麼人開店，也沒什麼人了解我們喜愛的那些家飾。人們會說你是建築師，不能開一間家飾店，或說你是家飾設計師，不能做室內設計……人們喜歡把你歸類到一個小角落裡。或許是因為我的背景，我認為如果能夠給自己一個機會跨出那一步，就永遠學不到其他的方方面面。把你自己套進別人的鞋子裡，才能夠真正了解自己的鞋子，以及你該如何調整。我認為這是前人流傳下來的文化，比如說文藝復興時期，不知道為什麼現在大家把它拋棄了。Walter Gropius，以及一群創辦 Bauhaus 的人當年決定支持這樣的想法，人類能夠藉由了解文化、寫作與閱讀帶來改變，我自己就是個重度閱讀者，我常常想自己退休後應該會畫畫或是寫作。這都是一樣的，不管你是畫畫、寫作、烹飪，都是在表達意見，陳述自己關於人生為何物的觀點。最可悲的莫過於你無法表達自己的意見，然後被遺棄在角落。這正是那些現今部分企業家、政治家與律師想要斷絕的創意，他們有很多想法，對他們來說，大眾沒有意見是最好的事，而我反對他們這樣控制創意。



Product Design by NERI&HU



PAO：我們再繼續討論這個觀點，我相信你的公司 NERI&HU 對於定義何謂現代中國幫助很大，對你來說，揉合東方與西方，結合新與舊的意義在哪裡？

LYNDON：聽到你這麼說是蠻有趣的，我想是媒體給的評語，像是「新中國」或是「中國代表人物」這類的，我記得有一篇文章說「NERI&HU 是代表亞洲的不情願的大使 (reluctant ambassador)」，我認為身為中國人或亞洲人的大使是一個重大的責任，而我們並不是一個適合的代言者，也說實在，中國之廣，亞洲之大，我不認為我跟 Rossana 具有如此的能耐、天賦去代表這樣一個廣大的地區。我們所能做的，就是去發聲，根據我們的背景去表達理念。所以，如果你問我這是怎麼一回事，我還真的不知道，我希望我知道，我也希望我可以給你解答……我不會坐在我的工作桌旁看著我的草稿思考「嗯…這夠中國了嗎？嗯…這夠亞洲了嗎？我再加條線，加個紅色……」，我們不會這樣。或許是因為我們的背景、我們的家鄉，跟我們所做的，但那或許是非常自然的，一種社群的概念。我跟家族住在一起，不只是我的父母，我跟親戚一起成長，所以我會聽到八卦，聽到故事……我很喜歡小說 (fiction) 的概念，小說不僅僅是天南地北的想像，它帶有真實的成分，我在很小的時候就學習到如何去面對生活中的小說 (fiction)，因此當我們表現我們作品的時候，背後總會有一個故事，總會蘊含一種社群的概念，我們非常習慣這樣的方式。即使是在家中，我跟 Rossana 也常常會有陌生人來訪，家裡總是有兩三個新朋友，因此我們必須重新看待「隱私」這個概念，自從我跟 Rossana 還有小孩搬到這個地方 16 年以來，就從來沒有獨自在家過，所以對我們來說社群的概念是很自然、普通的，我們會去跟客戶提出創造更多社群空間的建議，也就變得非常自然。這不是我們強迫自己去變成的，它已經是我們的一部分，信念的一部分。

PAO：那對於新與舊的看法呢？每個案子你

會去注意什麼？有沒有那些你絕對不會妥協的東西？

LYNDON：必須要有意義。法國作家與飛行員 Antoine de Saint-Exupéry 有一句話我們非常喜歡：「We don't ask to be eternal beings. We only ask that things do not lose all their meaning. (我們不希望自己成為永恆的生命。我們只希望一切事物不會失去它們的意義。)」我認為意義跟目的是非常重要的，你為何而做？你所作為何？我們在巴黎做了一間 50 平方米的小餐廳，人們覺得我們瘋了，那大概是一間 Rosewood 瑰麗酒店房間的大小。我們為什麼要在巴黎做一間這麼小的披薩店？原因很簡單，這個法國客戶聘了一名日本廚師，他希望進行實驗來探索新的義式披薩。客戶跟我說他請不起我，但他很喜歡我的作品，如果我能把他的廚房跟烤箱轉變成發現食物新概念的催化器，那就太好了。跟他合作是一趟很棒的旅程，我們創造了一個內建烤箱的意象，所以當訪客走進來的時候，其實是置身於烤箱之中，他們吃披薩的同時其實也正在被烤著 (笑)。打從案子開始，打從我在巴黎畫這間披薩店的草稿圖，嘗試把烤箱的意象融入在整個建築設計裡的時候，這一切都有意義跟目的，它具有故事性，它與眾不同，而不僅僅是關於賺錢。當人們反應說店裡一位難求、很擁擠、很熱，我回他說我一點也不驚訝。

PAO：說真的，疫情影響了所有人，你在倫敦、米蘭、巴黎各地都有辦公室，疫情對你的工作跟生活有什麼影響？

LYNDON：我們在台北現在也有 3 個人，之後應該會變多，因為開始有案子進來了。疫情的部分我要大大感謝 Rossana，Rossana 相信人的機動性，她也很信任團隊，相信大家不需要在同一間辦公室，無論何時何地，科技都能將大家連結在一起。團隊裡有些比較資深的可能比較保守，他們會擔心出狀況，希望可以親身確認，不過隨著疫情加劇，我更相信 Rossana 的想法是正確的，即使時區不同，大家只要保持相同的理念

跟思維，這並不是件困難的事，尤其在這個已經沒有界限的時代裡。我知道有些世界領袖還是很保守，甚至去建一道牆什麼的，但我們都在為人道奮戰，為人類奮戰，這不再是關於國家與國家之間的競爭，而是為生存而戰，所以永續很重要，我們該如何為了下一代把這個世界變得更好也很重要。我認為無國界、無界限的設計正在激發著我們。大約七年前我們在倫敦贏了一個設計競賽，之後我們便開始在各國做了許多案子，從德國 Cologne、葡萄牙 Porto，到美國 Minnesota 跟 Detroit 等等，我們現在在歐洲大概有 8、9 個案子，亞洲當然更多，而我們追求的是有趣的案子，在去年超過 400 件委託中，我們只接了十多件，案子的意義遠比數量重要。

PAO：2021 年對你來說是什麼？有沒有什麼期待？

我有一個殷切的願望。我很害怕 2021 年人們沒有從 2020 年學到教訓，說來很瘋狂，但我認為 2021 年會跟 2020 年一樣。這個教訓是關於人性，我們需要清楚知道自己是誰，我們容易以為自己很了不起，但其實什麼也不是。NERI&HU 只是提供一個平台，提供機會來讓好事發生，因此我們必須要懂得感恩那些賦予我們的事物。2020 年我跟 Rossana 有很多時間跟家人和小孩相處，也有很多時間仔細檢視我們正在做的，我們不會想著要做大，而是專注在我們所做每一件事的意義跟目的上。

PAO：最後一個問題，如果你能夠回到 20 年前，給年輕的自己建議，你會對自己說什麼？

LYNDON：我應該會有很多建議，不過最重要的是我希望自己可以再度進一步追求永恆的價值，而不僅僅是普世價值。追求那些在天上重要的事物，而不僅僅是在人間重要的事物。希望自己在更年輕的時候就追求精神性的意義。■